

汉语拼音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利弊分析

刘旭婷

内容摘要:本文以非汉字文化圈汉语教学为例,主要研究汉语拼音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利弊并展开分析。文章主要探讨汉字的基本特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特点以及汉语拼音在汉字教学中的优势和局限性,从而根据日常教学观察提出教学建议。

关键词:汉语拼音 非汉字文化圈 汉字教学 利弊分析

DOI:10.16692/j.cnki.wxjyx.2021.10.067

由于汉字具有“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的特点,初级汉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存在很大难度。《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解决了汉字的注音问题也帮助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通过汉语拼音对应国际音标学习汉语发音。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师语音教学效率也提升了学习者的汉语交际水平。随着国际汉语教育推广,汉字拼音并行的“双文制”概念提出,却又导致汉语教学中出现仅重视言语交际、忽视汉字在汉语学习中的作用的现象。由此出现汉语学习者过度依赖拼音忽视汉字、不愿学习汉字,甚至以拼音为媒介通过“打汉字”代替“写汉字”的现象。本文意在探讨分析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拼音”和“汉字教学”之间的利弊关系。

一.汉字的基本特点

1.汉字是表意文字。世界上文字分为两大类:一是表音文字,如英语法语等印欧语言,二是表意文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现代汉语》对与汉字特点的阐释:“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形体复杂的方块结构,具有很强的分化同义词能力。”

2.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与构字法的复杂性。每种语言都是一种音译结合体,因此文字是一种形、音、义三种结合体。虽然汉字是表意为主体的文字系统,但从“形、音、义”的角度来看,汉字的构成分为形义文字、形音文字、义音文字这三类。其中,形义文字包含汉字构字法中的象形、指事、会

意字;形音文字包含汉字构字法中的假借字;义音文字包含汉字构字法中的形声字。

因此汉字的构形和语义有着复杂且密切的联系,如汉字中的象形字是根据具体的事物描摹抽象化后创造的,可以直接表示出形和义;指事和会意字也具有象形的部分特征,表达出较强的示义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和义符既能表达出汉字的部分发音也能表示出其含义。我们可以认为,相比较拼音文字而言,构字结构的复杂也是汉字的另一特点。

3.汉字字形结构复杂。从汉字的字形上来看,汉字是方块字,所有的部件笔画必须形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字,且无论部件笔画的多少,每一个汉字需基本保持在同等大小。

从汉字结构来看,所有字形都由笔画、部件和空间结构三个要素构成。以《现代汉语》^[2]中胡裕树对现代汉字笔画的分类为例,现代汉字共有基本笔画8种,变形笔画25种,总计33种笔画类型。此外,笔画与笔画的组合方式错综复杂,这造成了一个汉字可能包含多种笔画连接方式。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块状结构,具有组配汉字的功能。因而在汉字的结构中可以分为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结构三种基本结构以及由此派生组合而成的更加复杂的构字结构。

二.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学习汉字的特点

1.认知维度差异。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大多是以印欧语系语言为母语。印欧语系语言是以字

母组合,见字知音的表音文字,这与表意的汉字在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张惠芬在《汉字教学及教材编写》中分析到:“汉字构造复杂,符号繁多。每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信息量很大。”汉字这种大信息量增加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形成了汉字难学、难记、难写的印象。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来说,初识汉字就像是幅图片,无法直观地将发音和意义相结合。根据母语习惯,他们比较喜欢将汉语拼音与表达的意义产生联系的认知维度,但对于字音联系字形,字形联系字义的认知维度却很差。

徐子亮对使用拼音文字的澳大利亚学生作过一个汉字感知的调查,结果表明: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学生在初次接触汉字时,大部分人把汉字看作是一种复杂的线条或线条加符号的无规律的文字。另有研究表明,初学汉字的留学生常感到不知从何下手(10%),搞不清笔顺(40%),处理汉字各部分的大小、方位平衡有困难(40%)。^[5]

2.字义理解差距。汉字存在大量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一字多性的特点,这种音义之间的相互交叉是汉字在语境中的理解十分的灵活多变。同时汉字结构笔画部件复杂,在学习者的认读过程中容易遗漏笔画和偏旁从而影响对语音的分辨和语义的理解。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驾驭汉字在语境中的确切语义,给阅读带来很大困扰,无法形

成整体结构思路。

三.汉语拼音教学

(一)拼音教学的优势

1.顺应国际语言拉丁化潮流。1958年推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具有口语化、音素化以及拉丁化的三个特点。“口语化”指汉语拼音所拼写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音素化”指汉语拼音按照音素来拼写音节。《方案》是第一个比较准确地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表达和拼写汉语语音的记音体系。“拉丁化”指汉语拼音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方案》顺应了国际语言拉丁化的潮流,使汉语拼音不但便于在国内使用也便于国际交流。

2.符合交际需要,便于自学。对于学习者而言,不能像母语者学习中文一样抄写、识记每一个中文汉字。如果没有汉语拼音辅助教学,学习者在初学阶段的交际能力上训练和自学方面没有办法较好地形成语音体系和自我学习模式。汉语拼音和汉字教学相结合使学习者可以听到陌生汉字的同时辨别对应的汉语拼音,利用字典的音序查词法查词,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有了汉语拼音,学习者主动识读达到交际目的才成为了可能。

(二)拼音教学的局限性

1.难以区分汉字中众多的同音词。汉字适应汉语同音词众多的特点汉语音节有限,普通话共有1200多个带调音节。据李公宜等统计^①所收7785字中,yi音节有131字,ji音节有121字,yu音节有115字。如同样发音“liang”,在汉字中就有良、量、凉、梁、粮、粱等常见字,在书面语中,唯有通过汉字通过字形变化,显示同音词的区别。然而在汉语拼音中是不具备这样的特征的。

2.无法体现汉字的文化内涵。《汉语拼音方案》中汉字拼音的制定原则选择的是与国际接轨的拉丁字母,大量事实证明在拼音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某阶段或者某侧面起到重要作用,大大推动了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如柯彼德认为国际汉语的

推广应当实行拼音、汉字“双文制”,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有待商榷。汉字不应仅仅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来看待,更加是中国文化灵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②从长远汉语学习角度来讲,学习语言要素只是浅层面的语言技能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认读了汉字、了解汉字的构成才具备从语言要素背后挖掘到中文中蕴含着的深层的文化内涵,这也才是中文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真正魅力所在。然而,在这方面功能单一的汉语拼音是不具备的。

四.结论及教学建议

由于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习者受到母语思维的影响,在学习、认读汉字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笔者意图将拼音作为汉字和学习者母语之间的桥梁,通过教学观察提出能够最大化地减少这些学习者汉字学习过程的不适感,从而提出以达到具有良好教学效果为目的的汉字教学建议。

1.交际为目标的拼音汉字双轨教学

在汉语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首先接触到的、老师首先教的是拼音。许多对外汉语教材的设计也是将拼音放在第一课,不同的是,有的教科书将拼音集中放在了第一、二课中,有的教材将拼音与汉字和课文结合分布在前十课中。

对于参加长期汉语培训的留学生来说,第一次来中国接触到的不是拼音,而是“你好”。来到中国以后,在第一课,中国老师大多数会把“你好”的拼音作为导入进行拼音教学。然而系统化的拼音教学却不能解决中文汉字的教学过程中逐渐体现出的汉字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学习者的畏难情绪导致对于对中文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有所下降。

因此,笔者建议汉字教学中结合交际教学法,以话题为引导,采用拼音汉字双轨并行的教学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热情,讲授学生感兴趣、有使用价值的内容。“拼音汉字双轨教学”能利用拼音的优势帮助学习

者认读,通过音义联想记忆形成听觉认知,通过汉字形象刺激形成视觉输入,在反复大量阅读和操练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学习者由形到义的认知过程。

比如,将“旅游”作为交际教学目标,教师可将和“旅游”相关的内容如:“名胜古迹”“旅行指南”等相关字词展开汉字教学。教师将长城、故宫、卫生间、导游等等地名写在黑板上。出于迫切交际需求,教学过程中学习者学习热情和效率较高,以期待能够达到交际目的。

以拼音和汉字的双轨教学为基础,将拼音分成几个部分讲授:在课前通过复习上节课拼音作为导入,复习拼音规则的同时将其所对应类别内的汉字一并讲出,由此循序渐进地把课程内容讲完,效果会比讲所有的拼音拼写规律和汉字书写结构规律效果和课堂氛围要好。

因此笔者认为拼音和汉字教学应以交际目标为导向,开展分散集中式教学,拼音先行、辅以汉字,教学阶段控制在两周内再用两节课复习,但拼音学习最终要落实到汉字认知层面,因此拼音教学应以学习者学得顺序进行。在教学过程之初刺激学生对汉字的积累,过程之中将汉字结合拼音练习发音,当学生汉字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归纳总结规律。

2.发音难点与对应汉字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考虑汉语发音对应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发音难点,即在学习者母语中没有的发音。因此在拼音教学中应动态地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各自的发音难点同时将对难点的汉字逐渐渗透,让学生对有发音难点的汉字产生听觉反应。这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断和学生交流,不断确定学生发音困难,同时也对小班化和准个性化教学提出了要求。

3.音调与同音字教学相结合

汉语有四个音调,这是语音上汉语区别其他语言最大的特

色,而这也正是大多数学习者学习汉字的盲区。同时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如果不加以音调区别,对于语义理解上将是一场灾难。比如说,汉语中的四声是很多其他语言中没有的,然而学习者对声调没有什么概念,因此教学中加强音调训练有助于汉字教学的有效进行。

在教学形式上,以“你好”这样最生活化的汉字导入,在教学中把四个声调标在“ni”上,和“hao”上,分别将四个不同声调一一读出,让学生通过直观的调值变换听出声调区别,形成听觉刺激。在后面的教学中指出相同拼音不同音调对应的常见汉字,从认读开始,形成视觉刺激,培养学生对同音同调、同音不同调的汉字观察、积累起汉字学习意识,为进入正式汉字教学做好铺垫。

在教学流程上,教师在第一节课就要让学生接触到四个音调且演示四个音调的区别,同时在日常教学汇总高频强调汉语音调间的区别。一般认为具有较多变调特征第二声和第三声是难点,但教学中发现,四个声调在学习者的世界里是“没有区别”。在初学阶段不积极参与开口说话的学生对于声调的学习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虽然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补救,但是在之后的朗读和会话等诸多环节中,学习者汉字的发音都存在一定成熟读不准的情况。因此,在入门阶段必须培养起学生对这四种音调的敏感度和音调对应汉字的积累意识。

4. 重视拼音教学,强调汉字的文化内涵

在教学中通过观察大多数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笔者发现学生学习汉字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兴趣。笔者曾经碰到一对夫妇汉语学习者,女性此前未学过中文,只是单纯的觉得中国的汉字很美,里面蕴含着东方哲学思想和文化,对汉字有很大兴趣。她的丈夫出于工作需要,对中文的学习要求仅限口语交际,兴趣不大。因此在他们的学习中,虽然是同时学习,但一个会写

汉字,另一个只了解拼音以及字义。夫人汉字学的非常快,几乎每一课的生词她都能自己写出来,特别是写意字,她十分欣赏这些汉字的形体和其中每一个部件包含的意义而丈夫只停留在交际层面。

基于以上观察,在笔者进一步的教学实践中发现,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对于不熟悉的汉字,看到这个汉字的敏感度比听到的敏感度高;而对于很熟悉很常用的汉字词语,他们会说的很好却不一定能写,有些甚至对字形没有反应。大多数非汉字文化圈人都觉得汉字是多个符号的组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我们认为,通过趣味汉字的讲解方式介绍常见汉字的文化内涵,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书法课,由浅入深地让学习者了解到汉字书写的美感和文化。通过日积月累的刺激,学习者对于汉字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感兴趣,学习动力也会增强。

5. 利用高科技作为拼音汉字学习媒介,应用为主,激发学习兴趣

课堂上拼音汉字的反复抄写、描红是十分枯燥的,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电脑和手写板去打、去写汉字。写、打出的字词都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常见词汇,可以经常刺激学生学过的拼音和汉字书写,同时电子产品中的联想功能还有助于启发他们对于没有学过词汇的思考,在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实现词汇量质的提升。用了这种方法后,对生对汉字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笔者发现他们对于这种练习方式都乐在其中。

6. 非中文专业教育认读为主,减少书写压力,先语后文

其实,汉字是不是真的要每名汉语学习者都会写,每名学习者都要达到多少的词汇量,甚至每个汉字的笔顺都要到位呢?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笔者认为对于中文专业和非中文专业

的留学生而言对于汉字的要求标准是不同的。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在汉字书写方面可适当降低要求,尤其是汉字的笔顺。不断去纠正笔顺,不但会大大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也大大增加了他们学习的难度。

很多留学生把汉字想象成一幅画,用他们自己的理解把汉字画出来,笔者认为在初级阶段的教学未尝不可。他们对汉字有了自己的理解,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通往中高级的学习过程中渐渐培养笔画笔顺的规范。

对于汉字的书写,那些想要不断钻研中文的学习者可以多练习,但是对于仅仅以交际目的为主的中短期的学习者来说,教会他们怎么认,怎么说才是最实在最实用的。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教师进行学习环节的点播和指导,消除了学习者畏难情绪,让他们对中文学习充满热情,渐渐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能领会到汉字、汉语的独特魅力,汉字教学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影响力才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五版
- [2]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重订本
- [3]张惠芬,《汉字教学及教材编写》
- [4]徐子亮,《汉字的认知及教学方法》
- [C],《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文选》,北京,华语教育出版社,1999:208
- [5]徐彩华,《外国留学生汉字分解水平的发展》[J],世界汉语教学,2007,(1):16-27
- [6]《汉字信息字典》(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 [7]《汉语拼音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and 运用》柯彼德,《世界汉语教学》2003年第3期,总第65期
- [8]黄金城,《海外汉字教学呼吁改革创新——探寻汉字难的破解之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年11月,第12卷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